



杜甫仁科著

肖尔斯

中国电影出版社

肖 尔 斯

〔苏联〕A·杜甫仁科 著

桴 鸣 译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1959·北京

991

А. ДОВЖЕНКО

ЩОРС

根据А. ДОВЖЕНКО, ИЗБРАННОЕ, 苏联《ИСКУССТВО》, 1957年版本译出。

內 容 說 明

这个剧本是苏联艺术家杜甫仁科早期的成功剧作之一。剧本描写的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战争时期，乌克兰劳动人民为争取乌克兰的解放，对境内资产阶级敌人和德国占领者所进行的斗争。肖尔斯便是这人民革命斗争中的一个领导人。这位被列宁的思想所武装起来的年青统帅，英勇、明智、果决、坚强，在乌克兰一带转战各地，数次打垮了敌人，被称为乌克兰的夏伯阳。由于他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深受人民的爱戴和崇敬。

杜甫仁科在这个剧本中以令人信服的历史确切性和浪漫主义的雄伟气魄以及人民史诗中的昂扬气概，表现了肖尔斯这位英雄人物和乌克兰广大劳动人民的爱国主义思想。

肖 尔 斯

〔苏联〕А·杜甫仁科 著

桴 鸣 译

*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单舍饭寺1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89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印张 $3\frac{1}{8}$ ·字数：71,000

1959年7月第1版

1959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9,200册 定价：0.28元

统一书号：10061·157

一九一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時，在烏克蘭，沃羅比耀甫卡村，謝維爾諾甫哥羅德的木匠謝維林·車爾納克向德國侵略軍的一個兵士的脖子上砍了一刀。德國人倒下了。車爾納克又向第二個人砍去。

事情就鬧起來了……

人馬亂成一團。一百三十條好漢襲擊了德國——海達馬克聯合騎兵隊^①。他們徑直插进村廣場的兵營，連砍帶刺，瞄準直射，殺得敵人馬仰人翻。

喪魂失魄的敵人，在菜園里的葵花叢中和麥地里東竄西逃。他們喊叫、哀號、破口大罵，紛紛死在蜂起抗敵的貧苦農民的手下。

“彼德羅，彼德羅！掏手雷！用手雷炸！……好！……”車爾納克喊着。他看到彼德羅·聶夏吉民柯扔出的手雷在敵人堆里炸出個豁口，微笑了。“再來一個，彼德羅！”

中了手雷的農舍在焚燒。農舍門前，一位老媽媽，象掙扎在煙霧中的鳥兒，恨不得一頭撲進火焰。她哭得異常哀痛。

一個德國兵和兩個海達馬克騎兵已經被扔進火堆了。

房簷在燃燒，旁邊的櫻桃樹也冒起濃煙。

濃煙里閃現出一個海達馬克軍官。他騎着一匹德國種的烈馬。如果不是車爾納克眼快，認出了他就是本地的地主老爺，那麼他就會逃掉狗命，向人民去復仇。

“小伙子們，地主逃了！……”車爾納克大喊一聲，箭

① 海達馬克——蘇聯國內戰爭初期烏克蘭的反革命隊伍。

也似的追上前去。

“別跑了，老爺，跑不掉啦！命里注定，活不成啦！站住，別累着你的馬！別累着馬呀！……”

地主老爺驚叫起來：游擊隊員胯下的駿馬噴出的熱氣已經烘炙着他的脊背了。

“我砍啦！”——地主應聲滾進了麥田。

他騎的那匹烈馬，滿身汗沫，竄到寬闊的大路上，嘶鳴起來。聶夏吉民柯也竄上一個高大的坎頭，勒住韁繩，踩着馬鐙，欠起身來，紋絲不動地凝視着遠處。

他眼前呈現出一幅可怕的景象。一長串德軍踐踏着烏克蘭的麥地。德國炮彈已經落到村廣場、菜園和貧苦農民的房舍上了。警鐘响了。

“喂——喂，小伙子們！德國人快到村邊了！上馬！”聶夏吉民柯在高崗上喊着；又回頭看了看德軍散兵綫。

游擊隊員們騎着馬穿過了村子。可以聽到震人心弦的馬蹄聲和親人離別的淅泣聲。

“再見吧，媽媽，再見。我們去投奔肖爾斯。”

“再見吧，爹爹，”兄弟四人跑進農舍說。“俄羅斯是勞動人民的天下……我們到俄羅斯去，找列寧。”

“去吧，孩子們，”老鐵匠奧帕那斯·奇什說。“告訴列寧，別忘了咱們可憐的烏克蘭。明白嗎？我呢，留下獨個兒對付敵人……”

“忘不了，爹爹。只要地球毀不了，就有人民的政權在！蓋特曼①只有死路一條！”

“來了！德國人來了！”一個半大的孩子探頭在窗口喊了，

① 蓋特曼——帝俄時期，烏克蘭哥薩克人的統領。蘇聯國內戰爭初期，烏克蘭反動政權的執政者。

一声，又不見了。

这支貧农騎兵队穿过了村庄，出了寨門，在草原上奔馳，奔馳；只有那些厚嘴唇的半大小伙子，跨在馬鞍上，不时地回轉头来，告別故乡。

漫長的德軍散兵綫，穿过园圃、街道和果园，涌进村来。居民們从村里逃出，躲进麦田；女人們跌倒在路上，惊惶地听着爆炸声，回头望着火焰。

村里大火熊熊。炮彈掀起的茅草屋頂，一片片噴吐着火舌，象絳紅色的大鳥飞向烟霧騰騰的天空。

一千多个普通庄稼人，未来的柯舍沃依、斯切巴年柯、格那欠柯和安格林娜^①的父母們，站在那里，面对着盖特曼和德国侵略軍架起的机关槍。

“庄稼汉們，跪下！”盖特曼討伐队隊長波尔闊夫斯基上校命令說。“限期三天，向伯爵夫人的賬房繳納三百万盧布，賠償她的财产損失！”

“上哪兒湊这笔錢啊？我們又沒有拿她的。我們就知道种地。期限放寬些兒吧……”

“要放寬心丸兒？可以！……”

“好心的老爷！您这是怎的？！”

“……开槍！”波尔闊夫斯基下了命令。

机关槍向人群开了火。

“你的兒子呢？”波尔闊夫斯基走进不算富裕的老奇什家的农院，問。

盖特曼藍衫軍的兩個彪形大汉揪着老奇什的衣領。

“答話！”

① 以上都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

“找肖尔斯去了，”老奇什含笑說。

“找他做什么？”

“也許是串个門兒，”老奇什回答說。“临走时，还讓我給您問个好呢。他們說沒几天就回来。”

“你怎么，还敢开玩笑？”

“不假，倒真是在开玩笑！在烏克蘭讓你們跟德国人坐天下？說什麼我也不干呀！”

“住嘴，你这个强盜种！”

“胡說，我的兒子們是好汉。好汉！”

“趴下！”

“趴下倒可以，”老汉奥帕那斯·奇什藐視地說着，慢慢地伏在地上。

“用皮鞭抽死他！”

两个海达馬克大汉朝老人身上掄起皮鞭。

“胡說……胡說……胡說……我的兒子都是好汉……是好汉！”老奇什威严地呻吟着。

老汉被猛烈地抽打了很久。

巴伐利亞^①的富农們，用粗糙的手掌碾碎了血染的烏克蘭的沃土，他們嗅着，用舌尖舐着，惊异地瞻望着無边無际的曠野，你看着我，我望着你——这真是首屈一指的好土地啊！他們乐的吹起了怪声怪气的口琴，尖声刺耳。

靜下来了。忽然，一声槍响。天黑了。老奇什吐了一口血水，手捂着中了槍彈的胸口，踉蹌地走进农舍，等死去了。

夜幕降临了。蔚藍的天空上升起了晚霞。城鎮和乡村，到处都听不到歌声了。

① 德国南部的一个州。

德国人餓飽了蘋果、李子、洋梨、西瓜、香瓜、蜂蜜、牛奶、雞蛋、煎雞烤鴨；他們睡在姑娘們的床單上，在睡夢中沉重地呻吟着。

这时候，蒼白的月亮，
从烏云后边向外張望，
像一叶孤舟漂在海洋，
忽而浮現，忽而隱沒。

一列列火車，滿載着矿石和煤鉄，不斷地向西方駛去。它們運走了千百万吨搶到手的沙糖、小麦、大麦、蕎麥、燕麥。運走了剝下來的兽皮、拔下來的畜毛、榨煉出來的油脂、酒精、烟草、肉類……軍火工廠和倉庫劫掠一空了。運走了武器、炮彈、炸藥、硝棉和雷汞。烏克蘭的猪馬牛羊，裝載在列車上，駛過了焚燒着的村鎮，被運往瘋狂的歐洲，德國。夜晚的草原上充滿了凄慘的吶叫和嘶鳴。

遍體鱗傷的人們被運往魯爾和西里西亞。一行行的秋雁在夜空中哀鳴，它們飛過熊熊騰起的火焰，活象被一只無形的巨手或者一股勁風扯走了一串紅旗。

在涅仁城的一个慈善机关里，德国威廉皇帝的士官和斯科罗拔德斯基^①的海达馬克騎兵把一千五百个农民赶到一条長溝沿上，排列在磚牆下，开始屠杀：被戕害的貧农的尸体栽倒进溝穴里去了，但是一架噴吐着火舌的机关槍，还長久地震憾着机枪手。

这时，釘着鉄掌的德国馬靴，源源不断地从西方走过来，踐踏在基輔的街道上。他們像一股股的濁流，涌上廣場，又

^① 苏联國內战争初期，(1918) 德国武裝干涉者在烏克蘭的傀儡執政者。

泛濫到郊区，爬向契尔尼戈夫，波尔塔瓦，頓巴斯。

五十万德奧联軍和威廉二世由被俘的沙皇軍隊里的烏克蘭士官所組成的藍衫和灰衫師團，像塌下的山岩，填滿了整個烏克蘭。

就在这样的一个烏克蘭的夜晚，契尔尼戈夫省的北部，烏涅恰鎮近郊的一根木樁上，可以看到用德文写的几个大字：

“烏克蘭共和国”。一个德国哨兵，在木樁旁边的掩体里，噴吐着劣質雪茄烟的惡臭。稍远，約三公里的地方，在烟霧弥漫的暗灰色的树叢旁边，站着一个紅軍哨兵——波良团^①的彼德罗·聶夏吉民柯。

“站住！喂，什么人？”

“游击隊員！从烏克蘭来的！肖尔斯在這兒嗎？”

“你走出来！”彼德罗命令說。

渾身濕透、衣衫襤褸、打着赤脚、由于長夜不眠而紅腫了眼睛的小伙子們走出树叢，站到哨兵跟前。看来，仿佛死神还縈繞在他們的頭頂上。他們当中竟沒有一個人臉上現出到达了目的地的喜悅。只有那个年岁最輕的小伙子，怀着惊奇的、不胜惜別的心情，回头望了望烏克蘭大地，这是体会到崇高的解放心情的普通青年們，一生中只能体会到一次的那种惜別心情。

烏克蘭浸沉在霧中。

“証件！”

“我們的証件，同志，各式各样的都有，”一个四十来岁、看来是个帶队的游击隊員回答說。“有盖特曼的，有彼特留拉

① 伊凡·波良（——1664）烏克蘭民族英雄波格丹·赫米尔尼茨基的战友。十七世紀中叶烏克蘭反对地主波蘭的解放斗争的领导人之一。肖尔斯指揮的团队即以波良命名。

人的，也有德国人的。我的是德国人给的。”

“拿出来看看！”

游击队员掀起背上的湿襯衫，轉过身去，背向着哨兵。脊背上滿是步槍通条抽击的伤痕。

“看吧！”

“过去吧……站住！”聶夏吉民柯又向昏暗处喊了一声。

“是誰？”另一头的崗哨在喊。

远远的地方响起了达达的机槍声。

“到肖尔斯家吃晚飯的！从波尔塔瓦来的！”

“过去吧，面疙瘩客們！”

“你是哪兒的？”

“烏曼省的！”

“烏曼大傻瓜……面疙瘩早讓德国人吃光了。你好。”

“你好。”

“边界綫”上的戈尔捷耶夫卡河上，垂柳婀娜，藤蔓交錯，烟云密布，槍声嗒嗒。

騎兵游击队淌过河水，上了岸。

一个中彈落馬的人被水流冲走了。騎兵队鑽进了树叢。

天亮了。一伙游击队员站在烏涅恰車站的一栋小房跟前。

“立正！波良团指揮員肖尔斯同志来了！”

游击队员們靜下来了。許多人，根据軍隊生活的老習慣，赶紧整理了一下簡陋的衣着。

① 彼特留拉（1877—1926）烏克蘭資產階級民族主義運動的首領之一。蘇聯國內戰爭時期，德國帝國主義在烏克蘭的代理人。

“你們好，同志們！”

“你好，同志！祝你健康！”

“哪股風把你們吹來的？打哪兒來的？”

“打烏克蘭來的……是烏克蘭的風和烟把我們吹來的。”

“挨過打嗎？”

“挨過……皮開肉綻。你看看吧。”

“好極啦！”

肖爾斯站在木台阶前，微笑着，這使游擊隊員們感到萬分驚奇。他們是趁着黑夜，走出籠罩在烟火中的村庄，在海達馬克和德國人的追擊下，長途跋涉，來投奔肖爾斯的。他們中間，不止一個，在這艱困的路途中，丟下了飲彈而亡或者身負重傷的伙伴和兄弟，他們帶來了激憤和仇恨。何處安身呢？投奔肖爾斯！要給他，給這個布爾什維克指揮員看看身上的傷痕；要把人民的一切災難告訴他，告訴他牢獄里已經沒有空隙，敵人在劫掠殺戮，地主在放火燒鄉；告訴他姊妹們被奸污了，弟兄們被折磨死了。要講給他所聽，全盤如实地告訴他烏克蘭優秀兒女揭起的義旗被鎮壓下去了。要講得使他的熱血沖擊太陽穴，使他的眼里閃出火光，使他用馬刺激起自己的戰馬，使他舞起馬刀，吼聲震全球！

肖爾斯——中等個兒，清瘦然而滿結實的二十三歲的青年，留着一撮修剪得整齊齊的淡黃色的小鬚，這冷眼看來，使他顯得老成些。他穿着一件短皮襖，站在游擊隊員面前在微笑。他既沒有跨着戰馬，也沒有佩着馬刀，只在腰間挂着一只勃朗寧小手槍。那雙灰色的大眼睛，閃耀着的不是仇恨和激怒，却是輕鬆的諷刺；那平靜的聲音里含着明顯的譏笑。

“嗯。你們說挨過德國人和海達馬克的毒打？”

“是啊，真够受，沒說的……”

“你們逃得大概連老天爷都出了把汗吧！”

“您別要笑我們啦！”

“可是你們也別哭鼻子啊。”

“別哭鼻子？”一个游击隊員扯下襯衫，露出鉄通条抽打得皮开肉綻的脊背，給肖尔斯看。

“看見了。把衣服穿好。这里的人都这样。这里沒有普通人，大家都有个来头。每个人脊背上都剝过皮，脖子上都有絞繩勒下的印兒，父兄被杀掉，房子被燒光。”

这些话，肖尔斯說得非常平靜，然而一瞬間，他完全变了样：

“我們要用紅色恐怖来对付白色恐怖！”

肖尔斯的声音鏗鏘作响，眼里冒出怒火。这一下，战士们可看出了他們指揮員的本色。

“那么什么时候呢？”

“快啦。”

“帶領我們，明天，今天就动手！”

“今天你們該休息，”肖尔斯又笑了。“明天你們要开始严格的軍事操練。”

肖尔斯剛要走开，一个健壯的青年游击隊員——剛剛到达的另一伙人的領隊人——快步地走过来：

“奉起义委员会的命令，从契尔尼戈夫省帶队到达，听候調遣。全队一百七十七人。好歹算闖过来了。”

“这太好啦！太好啦！簡直够上一个团啦。都是些好手吧？”肖尔斯笑逐顏开了。

“差不多。不过，有五六个人……”

“讓我看。”

“游击隊員們，立正！”

兩名指揮員跟着肖尔斯走向这支新調来的队伍。

“你們好，同志們！我是团指揮員——肖尔斯。”

“你好！祝你健康，祝你健康！”游击隊員們高声喊道。

肖尔斯靜立片刻，打量着人們的臉。一个身軀高大的老汉——游击隊員普罗柯边柯——忽然作了个手勢（簡直叫人不知如何描述才好）。他原本垂手肅立，活像一个老赤衛隊員，腰干挺直，站的姿式，說起来比別人都强，但是此时，他却讓年岁和粗心占了上風。总之一句話，他忽然朝肖尔斯鉤动起手指头：显然是在招喚他。肖尔斯走过来：

“您有什么話說？”

“你可得給我好好地指揮啊！”

“好吧，我尽力为之，”肖尔斯答道。

“得严加約束，听見了嗎？要是有人不老实，就压住他。”

“那一定，”肖尔斯笑着，高高兴兴地在队伍前面走过去。

“他倒希望人家管教，这老鬼，”一个嘴角上挂着惡意的麻臉青年，脫口而出。

“不管教就成不了事！”普罗柯边柯老汉听了，气冲冲地嘟囔說。

“真是个好老头，”肖尔斯从远处望着普罗柯边柯說。

“他兒子和兒媳妇都被絞死了，”吉先柯介紹說。

“是啊……烏克蘭是遍地烽火啊，遍地烽火……”肖尔斯停下脚步，再一次伤感地望了望老汉。“孩子們被絞死了。这是什么問題呢？这就是說：小股游击队是消灭不了敌人的。成不了事啊，同志們。”

“得想个办法呀！”普罗柯边柯大声嘆了口气，他察觉到肖尔斯的話里对他的不幸充滿了深切的同情。

“要有正規軍！需要組織紅軍！”肖尔斯說。“我到过西伯利亞，跟捷克斯洛伐克叛乱軍团打过仗。起先，也打的是游

击战。沒搞好。后来联合成大部隊，俄罗斯中部地区的工人們也增援到了，情况就完全不同了。白匪可就着了慌！現在，咱們大家就要建立这样一支軍隊。凡是参加本团的人，都应该学会熟練地使用武器，还要了解共产党的政策。只有这样，敌人才能怕我們。列宁同志說：‘人类已經进入偉大的国内战争的时代……’現在，已經結了婚的，要忘掉老婆孩子，還沒結婚的，要丟下父母，扫掉任何杂念……我們需要胜利，同志們，我們要战胜敌人！我們要把敌人赶出我們的国土，要在国内建立起象美夢一般的光輝燦爛的幸福生活……大家想一想我的話，明天答复我……把人員安頓好！”肖尔斯給副官下了命令，快步走开了。

一条昏暗的胡同里，站着一伙游击隊員。

“我問你們：革了命沒有？革了。可是結果呢？还不是整天开步走，喝蕎麥湯，”輕浮的小伙子罗果夫急促地小声說。

“这是为什么呢？”

“你問問社会革命党人就知道为什么了。这里要恢复旧制度。肖尔斯是什么人？是沙皇軍隊的上校！”

罗果夫的看法显然得到了同情。

“这个坏蛋，他自己就象沙皇。留一撮小鬍子，跟尼古拉^①一模一样。”

“还有。今天我到医疗站，找女护士看病，”罗果夫繼續說。“赶上他也在那兒。給我量了量体温，說我裝病，對我說：‘你身上的血液沒毛病，很正常啊！’我說：‘于血液什么事？血嘛，我說，一点毛病也沒有，我害的是肚子痛和呼吸病。他就把我攆出来了，弟兄們！……我只好去找我們的指揮員聶多里甫

① 指沙皇尼古拉二世。

卡，一五一十把事情对他講了，可是他呢，弟兄們，他說：你別吵，罗果夫，电台广播說昨天彼得格勒的工人們推翻了布尔什維克。”

“胡說！”

“上帝作証！增加了粮餉，还实行了选举制。可是誰选的肖尔斯呢？昨天軍事法庭把依瓦什柯槍斃了。为什么？只不过为了一个金烟盒！”

“就是那个演員身上搜出来的金烟盒？”

“对啦。”

“为了革命，他連一只烟盒都舍不得！”

“听說，德国人悬賞他的头，十万个盧布呢……”有人耳語說。

“小点声！……”

肖尔斯异常激动地走进了团部。十五六个指揮員迎面站起来。

“同志們，可得沉住气呀！”他抖动着手里的电报纸說。

“什么事？”营指揮員卡舍耶夫問。

“猜猜看。”

“盖特曼被打死了！”

“再估計得高一点。”

“彼特留拉死啦！”

“再高一点！”肖尔斯笑了。

“高尔察克被打死啦！”

“再高一点！……为什么非打死誰不可？……再想想看！”

“运来装备了！”

“不是！”

“發下馬靴啦！”

“不是!”

“那么还能送来什么呢?”一个指揮員自言自語地說。

“猜不着?……告訴你們吧——德国鬧革命了!”

指揮員們一聲沒响。倉促間，他們好象沒有意識到这个消息的意义。

“再重复一遍，”肖尔斯喜盈盈地說，“德国發生了革命！現在咱們跟德国人該换个腔調講話了。你們看，这里写着：威廉二世已經遜位！……”

德奧联軍烏克蘭战区司令官霍福曼將軍走进会客厅，駐日麦林卡的德軍軍官都屏息佇立。

“軍官們，”霍福曼开了口。司令官的嗓音和他那萎縮下去的、肥胖的身軀使人几乎認不出他来了。德国軍官个个打了个寒噤。

“軍官們，皇帝遜位了。我們的帝国在革命勢力的压迫下，被推翻了。暂时就知道这些……这个不幸的灾难对下級要保守秘密……記住，對我們祖国的命运來說，烏克蘭还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紧要。軍官先生們，祖国要有东西吃。因此，要不惜任何代价掌握住烏克蘭。”

門砰地一声敞开了，三个德国兵直闖进来。

“將軍大人！我們是代表……”

司令官用短促威严的手势打断了士兵代表們的話：“我宣布，从你們迈过这个門檻时起，你們就被拘禁了，五分鐘以后，执行槍决！”

軍官們圍住了三个士兵。

“处死前，把你們要說的話講出来！”

“我們……”

“你們是什么人？”

“……將軍大人麾下的德国軍隊，我們所說……”

“听誰說？”

“……听烏克蘭的布尔什維克說：德国發生了革命。請大人馬上班師回國。”

“這是怎麼回事，暴動嗎？”霍福曼掉過臉去，問他的軍官。

“這不是暴動！”士兵代表們喊道。“這裡的蓋特曼靠什麼維持着他的政權？靠德国皇帝的刺刀。請大人想一想，我們都得死在這裡呀！……”

“這不是你們的事。”

“不，這是我們的事！”三個代表齊聲說。

“夠啦，壞蛋們！你們叛變了世界上最崇高的東西——神聖的祖國。”

“我們沒有神聖的祖國。神聖的祖國堆滿了我們的屍體，洒滿了我們的鮮血！……”

“閉嘴！……把他們帶出去！”

軍官們把士兵代表逼向屋角，但是有一個代表猛然躍上窗台，揮拳砸碎了窗玻璃，朝外喊道：“開火！”

剎那間，所有的窗戶都被機關槍打得粉碎。軍官無一幸免。霍福曼將軍被手下的士兵用刺刀戳死了。

肖爾斯結束了他最後的囑咐。以米海留克為首的幾名談判代表就要向德軍陣地出發了。對各級指揮員的命令也下得清清楚楚。肖爾斯心情激動，滿面紅光。

“蘇維埃烏克蘭舉起了國內解放戰爭的義旗。米海留克，你就這樣告訴德国人。再告訴他們：俄羅斯和列寧支持我們，烏克蘭的蓋特曼只有死路一條。”

“是！死路一條。”

“就是說，我們要進攻。對啦，米海留克，跟德国人打交